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小小说纵论

张 春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 20 世纪 90 年代, 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小小说, 整体呈现一种崛起与跨越的姿态, 突出地表现在文体自觉意识逐渐明显、理论批评开始走上正轨、反拨大众文化精神呈现文学自励, 这都既是对 80 年代小小说创作的总结与超越, 也是新世纪小小说繁荣发展的有益伏笔, 为小小说成为当代文学一道风景提供了必要支撑。

关键词: 大众文化; 20 世纪 90 年代小小说; 文体自觉; 理论自省; 文学自励

On Chinese Short Short Story in the 90's of the 20th Century

ZHANG Chu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Short short story in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rose and surpassed the previous in the 90s of the 20th century, prominently showing an ever-increasing self-consciousness in style, theoretical criticism stepping along the right line and anti popular culture spirit being more self-encouraging in literature. All this,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and innovation of the short short story of the 80s, not only foreshadows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ort short story of the new century, but also provides necessary support for this tiny short fiction to become a landscap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 words: mass culture; short short story in the 90s of the 20th century; self-conscious in style; self-reflection in theory; self-encouragement in literature

众所周知, 小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 如《世说新语》、《搜神记》、《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都属于古代经典小小说。而历史步伐至 20 世纪时, 大陆现代小小说出现四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即五四新文学运动后为第一时期、抗战爆发与左翼文艺运动开展时期为第二时期、建国后的 50~60 年代为第三时期、改革开放后为第四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当中, 第四时期的小小说发展更为迅速, 为小小说成为当代文学一道风景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当然, 在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小小说发展中, 90 年代的小小说是一种特别, 这既源于政治文化大环境的有力推进, 同时也源于大众审美需求的逐步多元, 使得 1990 年至 1999 年成为新时期小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 整体上“是小小说不断变革、不断发展、不断跨越的 10 年”。^[1]

一 文体自觉——独立

新时期文学, 是一个艺术自觉和文体意识不断强化的年代。而对于当代小小说发展来说, 20 世纪 90 年代则是小小说文体自觉意识不断明显的 10 年, 突出地表现在经过 80 年代的有利整合, 逐渐脱离短篇小说开始独立发展, 为此后小小说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这 10 年是新时期小小说承前启后最为关键的时期。

1990 年, 由郑州百花园杂志社主办的“全国小小说创作笔会暨理论研讨会”在河南信阳汤泉池召开, 它极大地推动了当代小小说发展及理论建设。随着小说创作手法的不断更新, 小小说作家的文体意识也渐渐复苏。小小说的文本自觉和艺术自觉最

收稿日期: 2009 - 04 - 30

作者简介: 张 春 (1979 -), 男, 湖南永州人, 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文学硕士,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大的表现在于与短篇小说的剥离。从1991年起,由百花园杂志社等主办的“全国小小说大奖赛”每两年举行一届,首届就评选出了杨克祥的《山狗》、冯曙光的《二次大战在双牛镇的最后一天》等为一等奖,为此后连续不断举行的小小说大赛活动提供了范本。1992年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小小说从短篇小说中单列出来,使之成为四大小说门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与新加坡作家协会、泰国华文作家协会、英国华文作家协会、荷比卢华文作家协会等多个国家共同主办的“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奖赛”,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注意,对推动各国华文小小说的繁荣及走向整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小小说文体自觉意识的强化,同样的离不开此时期日益增多的报刊的大力倡导,一些报刊或被创办或扩大版面或增加栏目。1993年,专门刊发小小说原创作品的《小小说月刊》创办,为众多作家发表小小说提供了又一园地;1995、1996年,《小小说选刊》和《微型小说选刊》由月刊改版为半月刊,月发行量高达50万份;1998年四川创办了《微篇小说》。这些都有利于小小说创作的发展。其他刊发小小说的报刊也愈益增多,如《中国校园文学》注重培养校园作家,《小说界》、《飞天》、《短篇小说》、《青春》等文学期刊则注重培养青年小小说作家,《新民晚报》、《中国经济时报》、《三湘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报纸也相继开辟了小小说栏目。由于读者对小小说的喜欢,使得刊发小小说的报刊发行量也有较大幅度增加,成为传媒业发展过程中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

一种文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这种文体的创作情况,这一时期的小小说创作风生水起,出版小小说集的作家越来越多。仅以1990年和1991年两个年头的出版状况为例即可使我们“管中窥豹”。1990年出版的小小说集有纪慎言的《爱的回声》、刘庆宝的《雨中情丝》、沈祖连的《蜜月第三天》、李刚的《一切是那么如意》。1991年出版的有王保民主编的《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白小易的《温情脉脉》、刘国芳的《诱惑》、孙方友的《女匪》、吴金良的《醉人的春夜》、凌鼎年的《再年轻一次》、刘连群的《魔橱》、雨瑞的《别说再见》、程世伟的《不泪人》、司玉笙的《巴巴拉拉之犬》、生晓清的《幽默小说选》、孙浩东的《孙浩东微型幽默小说50篇》、于伯生的《谅解——于伯生微型小说百题》、张记书的《春梦》、邓耀华的《她比你先到》、马玉山的《小小说集》。特别

是杨晓敏等主编的《中国当代小小说精品库》,共120位作家的四百余篇小小说及三十多篇创作谈,从宏观上体现了1982年至1996年我国当代小小说创作的概貌和最高水平。这一时期出版小小说集的杨晓敏、张记书、许世杰、邢可、刘连群、曹乃谦、沙弼农、生晓清、吴金良、司玉笙、孙方友、王奎山、刘国芳、沈祖连、谢志强、程世伟、雨瑞、滕刚、高铁军与凌鼎年等二十余位作家,也成为了新时期第一代小小说作家的代表,这批作家为中国当代小小说的繁荣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然,我们在回顾这10年小小说发展历程中,不能忘记快速发展的港澳台小小说。港澳台小小说的发展在此之前发展一直比较稳健,而到了90年代后,由于一些年轻作家的参与,使小小说作家群呈现老中青结合的较好态势,出版集子的作家不少。如1990年左右的几年间,仅台湾在1990年出版的小小说集就有张春荣的《狂鞋》、《陈幸蕙极短篇》、《衣若芬极短篇》、《邹敦伶极短篇》、《隐地极短篇》、《尔雅极短篇》等,1991年出版的就有《思理极短篇》、《张至璋极短篇》、《张德宁极短篇》等,1993年出版的有袁琼琼等的《极短篇7》、罗时英等的《极短篇8》、联副编辑部的《极短篇9》和《极短篇10》等等。香港小小说发展虽然不及大陆和台湾,但倪匡、草雪、周蜜蜜、金东方、陈也、唐玲、阿浓、宇无名、陈少华、钟子美等几十位作家以《星岛日报》、《东方日报》、《成报》、《恒报》、《新晚报》、《明报》等报纸为基地发表了大量反映社会和人性的小说,同时还出版了一些专集,如1990年林如求选评的《香港<迷你小说>精品》、1995年东瑞等编的《香港作家小小说选》、明报出版社编的《明报小小说选》等。

二 理论自省——纵深

一种文体的自觉除了协会、报刊、作者、读者的广泛推动,同样的需要理论批评家的大力支持。文艺理论批评作为一种文体发展状态与否的一个评价指标,小小说理论批评在走过了80年代的单薄期之后,在众多作家和理论家以及期刊编辑的支持下,90年代的小小说理论向着纵深化方向发展,体现一种自省的良好姿态。总体上来说,此时期小小说研究内容和方法都较以前有了明显的扩大和深入,特别是引进叙事学理论将小小说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外对小小说现状的反思及对精品呼唤,对小小说创作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刘海涛的《微型小说的理论技巧》(1990年)、李丽芳、赵德利的《微

型小说创作论》(1990年),陈顺宣、王嘉良的《微型小说创作技巧》(1990年),李兴桥的《小小说艺术论》(1990年),杨昌江、甘德成的《微型小说技法与鉴赏》(1990年),诸孝正的《怎样写微型小说》(1991年),于尚富、许廷钧的《小小说纵横谈》(1991年)、王保民的《小小说百家创作谈》(1992年)等12部小小说理论专著。总之,此期的小小说理论不再局限于对“小小说是什么”的探讨,而是把重点放在揭示“小小说文体特点是什么”上,并从写作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小小说的创作技法。在小小说构思理论、小小说结构(形态)理论、小小说人物理论、小小说创作技法的系统总结、小小说“三原则”(立意新颖、情节完整、结尾出奇)的批判继承等方面都形成了系统性的研究。在众多的理论专著中,刘海涛的《微型小说的理论与技巧》、《现代人的小说世界——微型小说艺术论》与《规律与技法——微型小说艺术再论》因其“理智的形式、合理的体系”成为此期的标志性成果。也因为刘海涛,一直从事小小说纯理论研究的他开始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实践。他集中撰写了20篇小小说作家论,对小小说创作领域的中坚力量许行、吴金良、凌鼎年、刘国芳等作家进行了整体研究,为小小说批评逐渐改变薄弱状态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到了90年代中后期,小小说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小说创作理论从单纯研究创作技法上升到研究创作规律,出现了江曾培的《微型小说面面观》(1994年)、刘海涛的《现代人的小说世界——微型小说艺术论》(1994年)、《规律与技法——微型小说艺术再论》(1993年)及《叙述策略论》(1996年)等专著;二是小小说著名作家参与到小小说理论研究的队伍,出现了凌鼎年的《凌鼎年谈小小说创作》(1996年)、邢可的《怎样写小小说》(1996年)及百花园杂志社编辑的《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百家创作自述》(1999年)、《小小说的诱惑:作者、编者、读者》(2000年);三是小小说理论批评对象从国内扩大到国外,出现了刘海涛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1998年)、凌鼎年的《小小说杂谈》(1998年)等专著。

此时期港澳台小小说理论研究方面,与大陆小小说理论成果相比虽然显得有些薄弱,但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港澳台小小说理论批评的最大特色就是把有批评对批评放在一些报刊的编者按、一些作家的作品专辑序言、前言或者后记之中,“主要就一两点问题作浮光掠影式的解说或抒怀。”^[2]当然,在

评论方面整体出现断章式点评过程中,出现了像东瑞这样的小小说理论批评家。据调查,东瑞的小小说理论批评,一方面获益于所供职的出版社是香港出版微型小说最多的出版社,作为该社总编辑,往往受邀为专辑写序文;另一方面,他推动微型小说创作不遗余力,既担任文学奖的评委,又出席诸如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东瑞在1999年研讨会上发表了《极短篇的布局、空间、旋律和视角——以林荫、秀实、兰心、东瑞的微型小说为文本》,为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小小说创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在华文小小说理论批评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 文学自励——反拨

我们在体察20世纪90年代小小说蓬勃发展状况之时,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是日益兴起的大众文化。中国大陆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而港澳台则更早一些,大约是在50年代,“人们更需要一种同国家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宏大叙事’相反的、贴近自身庸常生活,与个人情感相通的,消遣娱乐的通俗文化、消费文化。”^[3]大众文化在给予普通大众文化享受的同时,在其生成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了龙蛇混杂、鱼目混珠的现象。在此背景下,小小说却很好的体现一种作为文学自励的执傲反拨姿态。

文学应当“体现人本关怀与历史(现实)维度的相互支撑的创作追求,使人性表现的‘现实’意义和‘当下’色彩得以强化”,^[4]因为“文学一方面是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关键的,人文精神始终就是文学的灵魂”。^[5]可以想象,如果文学的灵魂都失去了,整个社会还到哪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小小说在这方面真正实现了它的独特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小小说发展过程中处于承前启后的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的小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关注民生、提倡品格和张扬崇高的精神追求,与小说的伟大精神是一脉相传的,这也正是小小说的立身之本、发展之命。正如刘海涛所言:“它们在文学普及化和提高全民族的艺术素养等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6]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方向迈进,市场和改革给我们的经济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许多价值困惑和道德失范危机。然而90年代中篇小说创作中,总的特征是庸俗化、模式化写作大肆流行。而此时期小小说所固有的文学精神,表现出了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善于直面人生的价值:它一方面

去感受时代的脉搏,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同情弱势群体,树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另一方面则去关心现代人的生存与心灵建设,塑造现代人格,关注超越于世俗之上的理想情怀。可以说,在面对小小说受篇幅局限难以刻画小说较深内涵的质疑时,以张记书、刘国芳、王奎山、谢志强、沈祖连、白旭初、马宝山、沙黥农、生晓清、吴金良、司玉笙、孙方友、伊德尔夫等为代表的90年代小小说作家们,用大量优秀作品给予了正面解释。当然,在此之后的王琼华、秦俑、罗治台、何一飞、葛取兵、戴希、莫美、彭晓玲、段淑芳、欧湘林、蒋文锋、龙会吟、刘吾福、刘卫平、肖有亮等作家们,也大都着眼于对普通民众世态炎凉的关注。

“一个民族的存在有赖于其民族精神,而作为展现民族生存、推动民族前进的文学,义不容辞地肩负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责任。”^[7]作为大众文化一员的小小说,在社会纷纭境况下致力于打造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作品,推出了一大批以坚持民族品格,弘扬、振兴民族精神为主题的力作。这些作品充分展露民族自豪感与自尊心,并以此震撼人们的心灵,激起人们的共鸣。

另外,当代社会道德状况和社会性风气,也是小小说所关注的焦点。由于竞争日益激烈,人们对个人利益愈来愈关注,而对道德观念的关注明显淡化,因而道德意识严重滑坡,社会风气也愈发浑浊。这一现象引起了小小说家们充分的重视,于是一系列揭露这种阴暗面的作品应运而生。而湖南作家聂鑫森则强调小小说要提倡张扬传统文化,“以我个人的体会,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对作家、艺术家来说非常关键。”^[8]看来,对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诠释、宣

扬,是小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又一特征,也是小小说具有突出文学气质的原因之一,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文学自励。而同时期的港澳台小小说因为经济逐渐放缓所带来的各种困境,也引起了小小说作家们的高度关注,很好地表现了小小说文体关注民众现实问题和人生追求的文学精神和本质。

20世纪90年代小小说的跨越发展,以及所体现的文体自觉、理论自省和文学自励,为此后小小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了众多参考,也同时为21世纪文化建设提供了某种文体的范本,其意义是明显的,并在当今获得了认可和证明。

参考文献:

- [1] 张春. 小小说: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 [N]. 人民日报, 2009 - 03 - 26
- [2] 阿兆. 香港微型小说现况 [EB/OL]. <http://www.micro-novel.net/status.pdf>
- [3] 黄书泉. 文学转型与小说嬗变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20
- [4] 吴培显. 诗、史、思的融合与失衡——当代文学的一种反思 [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19
- [5] 贺绍俊. 都市化与文学时尚化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9
- [6] 刘海涛. 微型小说研究的遐思与随想 [Z]. 敏思博客, 2006 - 04 - 19
- [7] 郭若平. 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的先进文化建设 [J]. 党建研究, 2004 (9).
- [8] 舒晋瑜. 让小小说更上层楼 [N]. 中华读书报, 2007 - 06 - 06

责任编辑:李珂